戒子通錄

四

欽定四庫全書

戒子通録卷七　　　　宋　劉清之　撰

辨志録　　呂太史祖謙字伯恭東萊人淳熙著作郎集録辨志以訓子延孫弟祖儉祖泰等　按此條原本在母訓女戒之後今移于前

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人也學之雖未至亦可以為賢人今之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為言溫

綠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司馬集　吳庠妻
謝氏子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
笞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胡笞之若是夫人曰
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而妻之今獨產一子使
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涕不食賀由
是恐懼謹默　發人私書拆人信物深為不德甚者遂
至結為仇怨余得人所附書物雖至親卑幼者未嘗輒
留必為附至及人託於某處問訊干求若事非順理而

同會藩不得已一　至仲舒輩好為訛言俳戲後召藩堅不去曰吾與仲舒輩終日不曉所與言何也後果敗

徐仲車為楚州教授嘗言事各有所主不得相侵如借書必白經諭有急故留門必白直學不敢自專也 呂氏雜録

仲車嘗言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則事無乖逆而下不能為姦必欲和莫若分過而不掠美　青州人隱蕃逃犇入吴朱據郝普數稱蕃有王佐之才賔客盈堂潘濬子翥亦與蕃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

所言誰又罵詈自家誰又道甚言語如此是自家身心都不理只了得與人閙爭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此物奚宜至哉萬一自家都是亦只得如此待人況罵詈長官親聞乃坐若聽人傳言是來讒賊之口有何窮也　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韓魏公曰以之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可以免禍者其惟晦叔乎又曰人情

微處須深體之若直用己以處所失多矣又曰君子操
履須當精微放過一事便為小人所窺也　韓魏公因
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為小人則淺
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己處不覺則必露其明以
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曾形
言色也　有人問祁寬尹和靜先生尋常說今日政事
向背當如何寬曰不曾說渠曰賢曾問否寬曰不曾問
曰何故不問寬曰先生教人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不

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兆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萊公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廝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然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反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歐陽公歸田録

杜祁公食于家惟

之公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有可悔既而此婦死元孚大慙服曰吾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蘇氏談訓

畢義雲作書與高元海入宮不覺遺之給事中李貞得而奏之帝由是疎元海和士開復譖元海帝以馬鞭箠元海六十出為兖州刺史

峭直深刻之人明習法令所以檢護其身可使無過此其所長然卒用其所長以把持窺刺為心一二聽之徧迫不容或善其刻而用其深則必置人主於有過之地

士有負俗之累而其心坦明出於愷悌不肯欺負人主以賊其民與彼深刻之人相去萬萬豈可以有瑕之玉而置於碔砆之下乎取人於上者將何擇哉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於其間最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數以公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致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別録下同）

韓魏公在政府時極有難處置事嘗言天下事無有盡如

兩字之說至千餘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相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是今滋蔓傷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可隨而踵之蹈覆車之轍邪彼方自詫曰前之文士才慳不能宏闡有愧今日之富亦難與言矣　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記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于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

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　敬宗時裴度自興元入覲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飲酒劉栖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崔咸疾其謟舉觴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囁嚅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快之　呂正獻書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粱肉似怕腹中書兩句書于子舍之屛風家塾記　滎陽公居東萊揚州曹官廨舍所居無几案以竹繫架上置書冊器皿之

乎竟以太傅終漢書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内無乘馬者周宏正為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為放達乃至尚書郎乘馬則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卒者往往而然 惠穆公赴人飲食之約未嘗後到曰使主人望望然而客不至吾不忍也家塾記 大抵後生為學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

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須每日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須是孜孜就人不可自家先自放慢也然此是學之業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亦無不至矣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旁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

子年之少而位之早所與遊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

楚子發母楚將子發之母子發攻秦軍絶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曰升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曰朝夕芻豢粱黍子發大破秦軍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

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與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軍士分

而食之甘不足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

節義終知婦道

師春姜魯人嫁其女三往而三逐以輕侮其室人也春姜名其女而詈之留之三年女奉守

夫婦人以順從為務貞慤為首今爾驕溢不遜以見逐

橘也汝父常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株橘樹當封君家吾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彼豈所以貽子孫哉汝勿恃之

張鎰母　鎰蘇州人唐乾元殿中侍御史原令盧擬以公事呵責內侍內侍誣擬罪死鎰白母曰上䟽理擬擬必免死而鎰貶官以為太夫人憂不言鎰負於當官敢問所安母曰云云遂奏之擬配流鎰貶撫州司戶　案鎰字季權一字公度河南人新唐書原令作華原令盧擬作盧樅

爾無累於道吾所安也

王義方母　漣水人唐侍御史欲彈李義府先白其母母曰

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

戒子言　董昌齡母 昌齡事吳少誠元濟為鄖城令母曰云云昌齡乃以城降憲宗喜賜緋魚昌齡謝曰此皆老母之訓蔡平楊氏幸無恙封北平郡太君

逆順之理成敗可知賊黨欺天天所不福汝當速降無以老母為念汝為忠臣吾無恨矣

孫氏 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適虞忠生潭為晉吳興守假節征蘇峻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貿其所服環佩以為軍資戒子曰

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媿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此意也

陳夫人 陳氏新淦人淳化中判三司磨勘贈太保新喻劉公諱式之夫人下蔡令立本職方郎中立言主客郎中贈太傅立志祕書監贈少師立德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贈金紫立禮之母也太保公沒夫人戒五子曰

先夫秉清潔之行惟有書數千卷命之曰墨莊今貽汝

告子言　叔向母晉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母曰云云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欒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

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弊族也余何愛焉

臣等謹案劉清之此段所引左傳汝弊族也之下刪去國多大寵不仁人閒之不亦難乎三句其所註又不明晰前後文義幾至不可曉仰蒙

御製書事文辨正其誣所以存人心世道之公為萬世

褒貶之法恭錄

御製文冠于卷端並識於此

謂子言　李絡秀晉安東將軍周浚妾生顗嵩謨顗等既長絡秀謂顗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為方雅之族

我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等不與我家為親者

吾亦何惜餘年

宋氏晉韋逞母宋氏逞為苻堅太常號母宣文君就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周官學復行于世初宋父謂女曰　按此與下庾袞二條俱宜移在下劉氏之後

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于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

王孫賈母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事閔王王出見弑國人不討賊母謂賈曰云云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從者四百人與之殺淖齒

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歸乎

別子言　范滂母滂字孟博漢汝南功曹滂坐黨人被收其母就與訣母曰云云

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桓元必敗義師必成汝能如此吾讎恥雪矣

女戒　荀爽字慈明漢司空藝文類聚作魏荀爽

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昏定晨省夜卧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為順婦以崇螽斯百葉之祉婚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以陽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

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齋酒食以供祖宗是為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宏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壞按廢壞漢書作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

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
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言語
既過縱恣必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
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
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
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
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有譴呵既宣何
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

謂也　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戒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淫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任意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

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柰何固莫尚于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婦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

婦人四教以備為成婦德闕則仁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婦容惰則邪僻生矣婦功簡則織紝荒矣故禮有會宗室之教詩有牖下蘋藻之奠然後家道諧允儀則表見於內若夫麗色妖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以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在邦必危在家必亡

李晟 字良器唐功臣嘗正歲崔氏女歸省未及階晟覲之遂不視而遣還家

爾有家況姑在堂婦當奉酒醴供饋以待賓客

戒公主 太祖皇帝 類苑魏咸信言

魏國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太祖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皆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寖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

張橫渠 載字子厚郿縣人熙寧同知太常禮院作女戒九章章四句付呂氏女盈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是曰天明是其常命嘉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克施克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無然